



唐江澎

培养挺膺于AI潮头的时代新人

个学生的作文,给出有针对性的细致指导,现在可以把作文及要求输进去,AI提出修改建议,相当于每个学生都有了一个专属的“家庭教师”。

不变无以面对未来,也要提防不恰当地使用AI进行教学。过去30多年,教育信息化以不同形式进入课堂,老师讲授知识的速度和节奏越来越快,检测学习成绩的方式越来越便捷,但学生的负担也越来越重。用好AI,不是仅仅在课表中新增一门AI课程,而是要将先进的技术恰当地融入各学科教学,对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美术等原有课程,进行一系列整合调整,形成一套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课程体系。

我在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的探索是,根据教学一线的真实场景和迫切需求,进行技术开发与课程革新。一是开发AI学伴,将“课程”变为“学程”,赋能个性化教学,学生自己决定学什么、怎么学。二是在人工智能协助下,突破死记硬背、被动刷题的学习方式,打破学科壁垒,设计基于真实问题的任务驱动式学习、探究式学习、合作式学习。三是利用AI技术打造数字化教学场景,为学生提供灵活多样的具体情境,提高学生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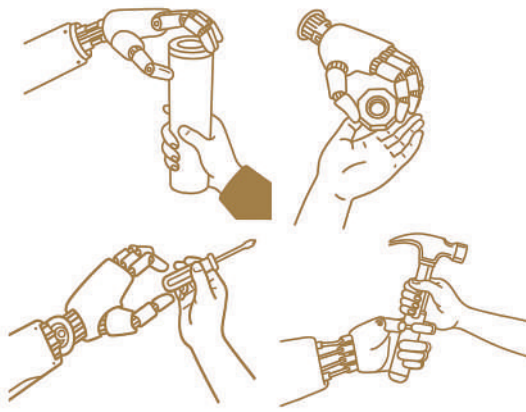
当机器会学习、会思考、会行动,以“巨人”之姿立于人类面前时,人类想要不被矮化和弱化,就要努力做“大写的人”。刷题训练得来的一技之长容易被替代,但立德树人涵养的优秀品格屹立不倒。因此,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,都应更加关注孩子品格的塑造,比如善良与爱、悲悯与仁慈、勇敢与坚毅、同理心与共情力;更加着力发展学生的“学力”,包括热爱学习的纯粹、善于学习的灵性和持续学习的



听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喻。说勤学苦练好多年,终于通过了科目一二三考试,好不容易拿到一张亮灿灿的驾照,却发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实现了——这好比我们费力地学习某些知识,未来证明它们没用了。

夸张的“段子”,折射出人们真实的困惑:人工智能来势汹涌,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应对?更深层次的,是面对AI强大的能力,人们对传统意义上学习价值的忧虑。这也是我在《AI时代学生画像》一书中,尝试解答的问题。

《墨子》有言,“譬也者,举他物以明之也”。以驾驶为喻,我们能悟出关于学习的一些道理:“学时靠死记、考后全忘记”的知识,将来不再重要,但在实践中形成的动作协调性、应变机敏性,还有更重要的珍视生命的意识、遵守规则的习惯与文明礼让的教养,这些沉淀在身上的必备品格、关键能力与价值观念,必将终身受用。



他们,把『中国制造』的铭牌擦得更亮

——《手上风华:当代工匠谱》创作谈

南翔

我带着毕业多年的研究生,经过大约两年的采访,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——恰值中华全国总工会百年华诞,捧出了这部《手上风华:当代工匠谱》(江西教育出版社、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)。书中工匠的年龄从50后到90后都有,行业涵盖核电、钢结构、自动化、装饰装修、游戏设计、精细木雕、汽车维修、乡村建筑等16个领域。

他们都是在工地、车间以及流水线上成长起来的技术股肱、管理中坚、科研精兵。钢结构总工程师陈振明,既在大学兼课、带研究生,也在钢铁庞然大物之下,戴着安全帽攀爬穿行。深耕玻璃幕墙及绿色装饰行业的曹亚军,一年四季马不停蹄,既出现在实验室里,盯着仪表闪烁,也出入机场、客运站以及各类拔地而起、有待装饰装修的商业综合体,及时发现罅隙,不断弥补夯实。

这群当代工匠不少都兼具技师和工程师的双重身份,既是熟练的技术人员,也有着相当拿手的研发能力。同时,他们都具有开眼看世界的宽广视野,走出去、请进来、干中学,一步步攀升提高。陈永伟、张华等年轻技师,当年奔赴加拿大、德国、阿联酋等国,或参加培训,或观摩世界技能大赛,谦逊地学习世界优秀科技成果,通过咀嚼、消化、吸收,营养为自己的血肉,刷新了一张张成绩单,成了各自领域的技能精英。

采写完后,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:当代青年可走的路有很多条,中考、高考并非唯一,走技工、技师直至高级技工、首席技师的路子,既是时代的呼唤、现实的需求,亦可成为个人的优选项。这条路前途广阔,风光无限。

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优秀工匠充实各行各业,把“中国制造”的铭牌擦拭得更亮。上图:《手上风华:当代工匠谱》封面手绘。江西教育出版社、中国工人出版社供图

体认自我,也共情他人

——评“新大众文艺丛书”

谢有顺

当文学不再困于书斋,当更多人开始关注市井烟火、平凡人生与劳作现场,一种新的文艺形态便有了生长的土壤。花城出版社推出的“新大众文艺丛书”,汇聚了来自东莞的瑛子、章新宏、易翔、曾为民、沈沈炎、温雄珍等6位素人写作者的作品。从《擦亮高楼》到《赶石头的人》,从《东莞时间》到《有些光不会消失》,不乏稚嫩的写作者们,以抹布为笔,以石头为纸,以岁月为笺,把凡俗的日子写成了诗,让汗水与眼泪有了精神筋骨,成为我们这个时代“人人皆可写作”的生动注脚。

这6位作者的身份有着鲜明的劳动者印记:保洁员、石材销售员、烧烤摊主、基层教师、体育工作者、渔村漂泊者,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,也不虚构生活,而是以亲历者的姿态观察、记录、感受和思考。他们的文字,很少悬空抒情,更多的是对生活肌理的剖析和雕刻,不追求修辞的精致、叙事的宏大,而重视经验的真切、情感的赤诚。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活泼的细节和体验,再一次证明,经验是有力量的,从身体感知得来的知识有时比空泛的思想更有深度。这种从直接经验中获得的粗粝力量,对那些日渐板结的文学是一次不小的冲击。

《擦亮高楼》的作者瑛子,写繁华城市

那些被忽略的人生,“擦亮高楼”时也希望“把自己的人生擦亮”。她记录劳动的场景,比如清洗地库时,“四个人拼着往前推拖把,谁慢一点,谁快一点,拖把就不会成直线”,可她因为肥胖,“干到半场,感觉缺氧,跑不动了”,画面并无美感可言,却充满了生命的重量。她还写灰尘如何飞扬,写工装被汗水浸湿后的颜色,这些带着呼吸、体温和细微颤抖的细节,折射了一个群体真实生存状态的棱镜。

《赶石头的人》是石材厂工人曾为民在石屑中淬炼出的生命诗行。从背石人的汗水到工伤事故的隐痛,从夫妻分居的思念到对乡土乡情的怀想,诗人将个人经历融入诗中,让每一首诗都成了真实生活的切片。这种以物写人、以事照心的书写,呼应了“新大众文艺”的特质——不回避日子的艰辛,不夸大生存的苦难,而是在具体场景中理解个体的命运,在平凡劳作中寻找生命的意义。

丛书里每一部作品,都带着这种个体生命的印痕。温雄珍在《炭火上安居》写烧烤摊的日常,写炭火炙烤食材的滋滋声、菜摊前的鼎沸人声,并把“在马路边,守着菜摊”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,日日亲历的日常,在她的文字里被赋予了不凡的重量。章新宏在《从江右到岭南》里写乡愁,“我将



《AI时代学生画像》:唐江澎著;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韧性;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、解决复杂问题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。

AI发展得越快,就越提醒我们:教育的全部目的,是为了培养活跃的智慧,使学生能立即、深刻地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,去观察、理解和创造。这样才能从知识本位教育走向素养发展教育,不过度关注一时记得住的知识,更重视一生用得着的素养。

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,我提出好的教育应该培养“四者”,引发网友共鸣,置身AI时代,我愿意重提这一主张:在以人为本的创新教育生态里,挺膺于AI潮头的时代新人,当拥有这样的画像——他们是终身运动者,拥有健康的体魄;他们是责任担当者,拥有高尚的品格;他们是问题解决者,拥有创造的本领;他们是优雅生活者,拥有审美的素养。

(作者为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、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当代教育研究所所长)



《新大众文艺丛书》:瑛子等著;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
根扎进东莞这片土地时,刚好是秋天。从此,我的记忆密码里便多了一个“秋”的代号”。易翔在《东莞时间》里写纯真少年,“她觉得力气小,每道门槛都好难跨/只好陷在美好的时光,不能自拔”,也写“把头埋进试卷的少年,寻找通往未来的正确答案”,映照出基层教育者的坚守与期盼。沈沈炎在《有些光不会消失》里写漂泊与扎根,他说“一辆三轮车,就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”,为留守的人、漂泊的人收藏希望。这些文字的动人之处,在于写作者并不冷眼旁观,而是积极投身热闹的生活,把个人悲欢融进时代的洪流之中,让个体的讲述获得更多人的共鸣。

这是一场写作变革,大众正在从文艺的“欣赏者”转变为“参与者”。“新大众文艺丛书”的6位写作者,以肉身叩问现实,以文字感受冷暖,既体认自我,也共情他人。这样的书写,让我们看见了平凡中的坚韧意志,也让我们相信,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,每一份执着的坚守,都有可能文学里绽放光芒。

序与跋

恬淡素朴之美

——诗集《心上乡土》读后感

谢冕

我与作者尹东在追未谋面,他托人送来打印的、散发着墨香的诗集:《心上乡土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)。匆忙中随意打开,其中一页跳进我的眼帘:写的是“一件事”,家里的牛丢失了,“我”去找牛,那年七岁,玉米长得比“我”高,夜黑,家还很远,“我”哭了:

最终找见我的是狗子/它又叫来了娘/娘因为牛的走失/已经大哭过一场

平常的“我”,平常的娘,平常的乡村生活场景,平常的苦恼,平常的欣喜,用的是平常的言语。亲切,自然,信手拈来,毫不造作,一如生活本来的样子。诗人的语言平实,充满了泥土和玉米叶子的香气。我被这素朴的讲述所感动,于是有了一份欢喜。墨香满纸,乡音盈耳,我顿时有阅读的兴趣。我在这些欢喜的阅读中认识了这位叫作尹东在的乡村少年。

友人送来的只是一本“素书”,除了诗篇,无一字介绍。这足以考验一位读者,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近于专业的诗歌批评者。我只能凭借我的阅读汲取和感受进行判断。我的阅读始于无心的“偶遇”:一头牛的丢失。他的诗,始于乡村记忆,一件件往事,一桩桩记忆,自然地组成了这些动人的诗篇。他写到乡村的离别,娘从不远送,有时送“我”到村口,有时只送到家门口的榆树下,传神的是如下这一笔:

如果家里的猪叫得急/她转身就去忙了这就是我们的娘,乡村平实的母亲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朴素的“转身”,窥及她日常生活的全部丰富性。尹东在的好处是“吝啬”修辞,拒绝华丽。“风一年年吹过我的村庄,吹旧了娘的许多心事,但她依然心宽体胖,掌管着一众牲畜的日常。”他笔下的娘没有一般诗人笔下的那份“伤感”,这乡村的娘,健康、忙碌、快乐,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。娘的忙碌构成了“我”的无尽的牵挂,这牵挂是绵长的,却也是真实的。尹东在就这样用他的乡村感动着我们。

他的诗句非常朴素,平白的词语,水洗般的透明。乡村的生活,耕种、劳作、婚宴和晚炊,像村头静静的树林,静静地更换着节气,上演着日常的故事。这里是乡村普通的晚宴:父亲割了半斤肉,“我”馋得咽着口水,狗子趴在身边,几只鸡飞过头顶,厨房里的烟囱冒着白色的烟,日子就是这样向前流淌。这里是秋收季节的乡村盛宴:庄稼收仓之后/秋天大喘了一口气/大片大片的玉米秸秆被砍倒之后/蚂蚱丢掉了屏障/它的蹦跳可以快过风/却快不过我们的追逐

他们用长长的草秆儿穿满蚂蚱,在原野上点一把火,烤蚂蚱,此即秋的“盛宴”。岁月不居,不觉间童年已成昨日,那条铺着青草的乡村小路,曾经留下幼稚的足迹,芳草茂盛,足印模糊,但生活依然前行,且充满信心甚至欣喜。父母老了,许多老人已经远去,“二大娘在另一个世界,依然喜欢蹲在家门口吃饭”,有一种念想,也难免有一种失落,“只是我端出一个再大的碗,也讨不到她碗里的饭香”!在尹东在的诗中,我们没有看到当下那些同质化的“乡愁”,甚至已成“常态”的悲伤。他的诗句依旧恬淡,意象依旧素朴,眼前依然美景如昨。但见“七十六岁的娘站在墙头摘槐花”,不变的是他依然浅浅的素描,依然用美丽的想象写着他的美丽的诗句:把“槐花开成了一种召唤”,把眼下的一切幻化成成长长久的乡情。

他就是这样悄悄地、不事夸张地创造着、宣示着他一如往常的、特殊的美感。是的,这些诗遥遥地指向了我们熟知的、大抵也是耳熟能详的乡愁,溢满了诗人特有的浅浅的、淡淡的甚至难以觉察的泥土香、玉米叶子香。这是诗人用诗句告知我们的乡村之恋,我们恒久留存的美丽。

(此文为《心上乡土》一书序言,本版有删节。)



本版邮箱:dushu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张明瑟 版式设计:沈亦玲

一部致敬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力作

卢树鑫

手段,却始终没有改变誓不臣倭的态度。要求撤废“六三法”,台湾文化协会、台湾民众党的活动,台湾共产党与农工运动……非武装抗日斗争层出不穷,显示出台湾人民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持久努力。连横、赖和、张我军、杨逵等台湾文化战线上的抗日斗士,抱定以文保国、以史保种的决心,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下,发愤作文著书,向世人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,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,台湾同胞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分子。

1937年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,殖民当局在台湾开展“皇民化”运动,妄图将台湾人民改造为“真正的日本人”。但即便在“皇民化”运动的顶峰,强烈的民族认同以及祖国观念,也使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同胞始终葆有中国必胜、日本必败、台湾终将回归祖国的坚强信念。许多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台湾同胞,仍在坚持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。日本政府机构保存的档案显示,台湾民众饱含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的反抗事件持续发生。同时期,李友邦等台湾同胞跨海来到祖国大陆,组织了台湾义勇队、台湾革命同盟会等团体积极抗战,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,最终迎来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。

历史证明,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、回归祖国怀抱,是全体中国人民不懈抗争的结果。“台湾的命运,决之于中国的抗战”。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,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,奠定了台湾光复的政治基础,日本无条件投降,台湾回归祖国,彻底否定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。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事实,跨越时空掷地有声地昭示: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的正道,“台湾独立”历史上不曾发生过,今后也决不可能发生。

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)



《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》:张海鹏主编;人民出版社出版。